



# 家巷

欧阳山◎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三

家巷

欧阳山◎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家巷/欧阳山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 11

(新中国 60 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

ISBN 978 - 7 - 218 - 06391 - 1

I. 三… II. 欧…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1486 号

---

策 划	金炳亮 钟永宁
责任编辑	余正平 林秀钰 张小云
整体设计	张竹媛
责任技编	周 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印 刷	韶关二九〇研究所地图彩印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25
插 页	2
字 数	350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3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18 - 06391 - 1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 <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 [sales@gdpph.com](mailto: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 020-83780120 83790604】

# 《新中国 60 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

## 编 委 会

主 任：林 雄

副主任：顾作义 廖红球

委 员：孙丽生 廖 琪 张建渝 吴佳联 郑广宁

金炳亮 温远辉

主 编：廖红球

副主编：孙丽生 廖 琪 张建渝 吴佳联 郑广宁

金炳亮 温远辉

编 辑：范英妍 李艾云 展 锋 严瑞昌 易小萍

钟永宁 谢海宁 余正平 黄丹宁 陈 宁

# 春华秋实 岁月如歌

——《新中国60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序

林 雄

新中国迎来60华诞！

60年，波澜壮阔，江山如此多娇。在党的领导下，华夏儿女谱写了最壮丽的甲子华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展现广阔前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地处南疆的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实验田，这片热土翻天覆地的辉煌成就，恰是我们的国家沧桑巨变的一个精彩缩影。在经济发展、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新形势下，南粤人民正以科学发展的新业绩向共和国生日献礼。

60年，百花齐放，风景这边独好。经由两千年深厚底蕴的岭南文化滋养，岭南文学立足广东，面向全国，紧贴时代变迁、社会发展、民族进步，以大量优秀的作品生动展示新中国奋斗历程和宝贵经验，热情讴歌党和人民伟大实践的丰功伟绩，充分反映南粤人民精神面貌发生的可喜变化，为现代化建设事业勾勒出生动的发展图景，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岭南文学的繁荣壮大，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煌煌宝库。

在隆重、热烈、喜庆的浓厚氛围中，广东省作家协会组织编辑出版《新中国60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一套31部作品，给人民共和国奉献上一束小花，以表达广大文学工作者拳拳爱国之心。

这是岭南文学成果的一次展示。丛书收入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较具影响力或代表性的作品，当中有《三家巷》、《花城》、《香飘四季》、《月夜》、《风雨太平洋》（第一部）、《山乡风云录》、《风雨年华》、《虾球传》等脍炙人口的名家名作，有《大风起兮》、《天堂众生录》、《围龙》、《商界》、《苍天厚土》、《大江沉重》、《终结于2005》、《中国式燃烧》、《秋露危城》（《白门柳》第二部）、《依然是你》等备受好评的精品佳作，有《南中国碣石玄武山》、《瞬间与永恒》、《落草集》、《高原苦旅》、《成长1984》、《血脉的回想》等散文、诗歌，有《庄世平传》、《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现代化脚印》、《守护生命》等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也有《中西比较文艺学》、

《想象中的时间》、《心灵的见证》、《文学的路标》——1985年后中国小说的一种说法等文学理论、文学评论。这些作品或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洞悉社会万象的本质，或以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树立思想道德的楷模，或以民族的优良传统指引价值的取向和行为的准则，积极传递高尚的情感境界、健康的人生追求、美好的艺术情趣，真正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拓展了岭南文化的内涵。

这也是岭南文学队伍的一次检阅。入选丛书的作家，既有自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享誉国内文坛的名家大家，也有在改革开放31年间取得不凡成绩的优秀作家。他们始终坚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主动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积极适应人民群众审美情趣、欣赏习惯的深刻变化，大力推进文学内容和形式的不断创新，实现题材体裁、风格手法的极大丰富，展现出了务实、开放、兼容、进取的作家风貌。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抗击“非典”疫魔期间，33名作家奔赴医务第一线采写作品，充分表现出了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血肉情深。多年来文学创作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也激发了岭南文学创作的生机和活力，创作主体的构成形成了层次多、覆盖面广的局面，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的文学作品源源涌现。

60年，激扬文字，春华秋实。《新中国60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的推出，恰逢其时。在作品征集、推荐筛选、审阅整理等环节程序上，省作协尽力做到科学周密、严谨细致，尽可能把读者公认、反响良好、最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推选出来。丛书的编辑出版，获得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重视，得到全省广大作家以及部分已故作家的亲属之大力支持。广东人民出版社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积极宣传岭南文学，如期顺利出版丛书，可喜可贺！正所谓“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芒”，31部代表性作品，基本上能够反映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岭南文学事业的发展历程和各个时期取得的可喜成就。

60年，弹指一挥，岁月如歌。继往开来，壮丽的事业呼唤优秀的作品，伟大的时代造就杰出的作家。改革的时代，变革的社会，发达的科技，火热的生活，仍将为文学创作提供广阔舞台和丰厚土壤。东方风来满眼春，期望我们的作家继续当好人民心声的代言人和时代进步的记录者，阔步迈向欣欣向荣的文学前程。

2009年8月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 目录

- 1 长得很俊的傻孩子 / 1
- 2 证人 / 9
- 3 卤莽的学徒 / 17
- 4 受屈的人 / 23
- 5 看牛娣 / 29
- 6 枇杷树下 / 35
- 7 美人儿 / 41
- 8 盟誓 / 45
- 9 换帖 / 51
- 10 姐弟俩 / 57
- 11 幸福的除夕 / 65
- 12 人日皇后 / 73
- 13 迷人的岁月 / 79
- 14 画像 / 87
- 15 风暴 / 93



目  
录

- 16 永远的记忆 / 99
- 17 雨过天青 / 107
- 18 在混乱的日子里 / 115
- 19 快乐与悲伤 / 123
- 20 分化 / 129
- 21 出征 / 137
- 22 敌与友 / 143
- 23 控告 / 149
- 24 破裂 / 157
- 25 血腥的春天 / 165
- 26 假玉镯子 / 173
- 27 夜深沉 / 181
- 28 密约 / 189
- 29 冰冷的世界 / 195
- 30 迫害和反抗 / 201



- 31 兄弟回家 / 207
- 32 红光闪闪 / 213
- 33 通讯员 / 219
- 34 巡逻队 / 227
- 35 长堤阻击战 / 235
- 36 伟大与崇高 / 241
- 37 观音山防御战 / 247
- 38 退却 / 253
- 39 夜祭红花冈 / 259
- 40 茫茫大海 / 265

## 1

## 长得很俊的傻孩子

公历一千八百九十年，那时候还是前清光绪年间，铁匠周大和他老婆，带着一个儿子，搬到广州市三家巷来住。周大为人和顺，手艺精良，打出来的剪刀又好使，样子又好，真是人人称赞。他自从出师以后，就在西门口一间旗下人开的正岐利剪刀铺子里当伙计，几十年没换过东家。他老婆也贤德勤俭，会绣金线，手艺也很巧。夫妇俩省吃俭用，慢慢就积攒下几个钱来，日子倒也过得满欢喜。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周铁，日过一日，这孩子也慢慢长大了。他夫妇一来嫌孩子不懂事，总爱和同屋住的别家孩子打闹淘气，二来手头宽裕些，也想那个地方松动松动，就放声气寻房子。恰巧官塘街三家巷有一个旗下的大烟精要卖房子，他同族的人怕跟首尾，宁愿卖给外姓。正岐利剪刀铺子的东家见周大身家清白，就一力保荐，做成了这桩买卖。

刚搬进三家巷没几天，那年方九岁的孩子周铁就问他爸爸周大道：“爸爸，这巷子里住着六家人家，为什么叫个三家巷？”周大在他的后脑勺上狠狠地给了一巴掌，瞪大眼睛对他说：“叫你上铺子里学手艺，你不去，整天跑到城上面去玩儿！你又不是一个读书人，吃着饭没事儿干的，你管他三家六家做什么？”后来他悄悄问他娘，他娘也回答不上来，只是安慰他道：“你去招你那蛮老子干什么，没得找打！一条街、一条巷，都是皇上叫大官儿定的名字，谁猜得透是什么主意？只怕那和过番的李太白才能猜出几分呢！”当下周铁见问爸爸吃了大亏，问娘又不得要领，也就收起闲心，规规矩矩上正岐利剪刀铺子去

当徒弟。过不几年，他也就成了一个又老实又精壮的家传铁匠了。

在他们刚搬到三家巷居住的时候，那里的确没有什么有名有姓的人家。他们是不愁柴、不愁米的，其他的住户多半是些肩挑、小贩、轿夫、苦力之类，日子过得很艰难。比较好一点的，算是有一家陈家跟一家何家。陈家住在他们紧隔壁，只有一个单身男子，名叫陈万利，当时才二十二岁，靠摆个小摊子，卖些粉盒针线、零碎杂货度日。他既无父母叔伯，又没兄弟姊妹，一早锁上门出去，傍晚才回家做饭，静幽幽地像一只老鼠一样。何家住在进巷子头一家，离他们最远。当家的叫何小二，是在监牢里看门的狱卒。他老婆一连生四个儿子，都没养成，别人都在暗地里说那是报应。后来第五个男孩子养活了，名叫何应元，他夫妻俩把他宝贝得什么似的，不吃给他吃，不穿给他穿，凡是粗重一点的事儿，就摸也不叫他摸一下。这何应元当时也十五岁了，生得矮小瘦弱，尖嘴缩腮，挂了名儿是念书，其实是整天穿鞋踏袜，四处鬼混。

出三家巷，往南不远，就是窰富巷。在窰富巷口，有一间熟药铺子，叫百和堂。百和堂里有一个大夫，叫杨在春。他看病谨慎，为人正直，虽然不算很行时，生意倒也过得去。他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叫杨志朴，年纪还小，大姑娘已经十八岁了。杨在春平日看见陈万利孤苦伶仃，勤俭过人，早想把女儿许给他。百和堂的老板猜出他的心事，就出来替陈万利做媒，果然一说就成，不久就娶了过门。这陈杨氏虽然从小信佛，但是生性孤僻，贪财势利。过门头一两年还好，后来就拨弄是非，吵街骂巷，搞得家门不静，邻里不安，有那些刻薄的人就给她起了个诨名叫“钉子”。几年之后，她看见紧隔壁铁匠周大的儿子周铁慢慢长大成人，也学得一门好手艺，加上脾气忠厚，和他老子周大一模一样，就和她爹杨大夫商量，要把她的二妹许给他。杨在春一听，果然不错，就央百和堂的老板去做媒。可是周大和他老婆一商量，都觉得这陈杨氏已经是一个钉子，她的妹妹难保不是一个凿子；一个钉子在隔壁已经闹得六畜不宁，一个凿子进了门，那还能过日子？就这样，这门亲事就耽搁了下来。没多久，铁匠周大就生病死了。

到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陈杨氏第一胎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陈文英。吃满月酒的那一天，她外家的人都来了。周铁的娘亲眼看见了杨家的二妹。这位姑娘那年才十八岁，比周铁大一岁，长得相貌端正，性情温和，和陈杨氏大不相同。还有那待人接物的亲热劲儿，更加逗人喜爱。她一见周铁的娘，左一个周大婶儿，右一个周大婶儿，嘴上就像涂了蜜糖的一样，叫得周铁的娘心花怒放，当晚一夜没睡着，第二天一早爬起来，就去找那百和堂的老板。百和堂的老板昨天也去吃了满月酒的，把什么没有瞧在眼里，不用她开口就抓到了个八八九九，到了她真的开口，他就一心拿起架子来了。不管周铁的娘怎么央求，他只是不肯去提这门亲事。他说他从前做过媒，周家嫌人家是凿子，这回又去吃回头草，只怕杨家也不买账了，人家的姑娘，又不是嫁不出去的黄花女，没

得来白费唇舌。后来还是周大婶赔了不是，又许这，又许那，才把百和堂老板说活了。谁知他到杨家去，一说就成，跟着第二年就过门成亲。

时间过得飞快，转一转眼就过了二十年。到了一千九百一十九年的时候，三家巷已经完全不同旧时的面貌了。

三家巷如今是名符其实的三家巷。这儿本来住着六家人，陆陆续续地搬走了三家，只剩下周家、陈家跟何家了。当杨在春老夫还在世的时候，他总爱当着他大女婿陈万利和二女婿周铁的面，讲一些世道兴衰的大道理。他说照他所知，五十年前，这三家巷本来叫做忠义里，住着安分守己的六家人。后来有几家人上去了，又有几家人下来了，只剩下三家人，那名字也改成三家巷。谁知后来那三家人又败坏了，房子陆续出卖，又变成了六家了，名字却没再改动。他十分感慨地说：“世道循环，谁也不能预先知道。只是阅历多了，就约莫有一个谱子。那贪得妄想的人，总是守不住的。经久不衰的，还是那些老实忠厚的人。”陈万利一向聪明伶俐，就接着嘴说：“爹说得一点不差。我宁可贫穷一世，再也不想做那贪得妄想的人。真正不义而富且贵，那又有什么光彩？何况富贵本来不过只跟浮云一样呢！”周铁生性淳朴，只是站着木然不动，把老丈人的话想了又想。

如今已经是一千九百一十九年，老丈人杨在春已经去世，他的儿子杨志朴已经继承他的衣钵，行医济世，而且人缘不错，名望一天天往上长。老丈人说的什么忠义里、三家巷的变迁，周铁已经没有什么兴致去管它，还有那什么世道循环，贪得妄想之类，他本来就不大了了，这时候更忘得一干二净。这二十年之中，他的周围的变动是很大的。第一桩大事就是皇上没有了。跟着就是辫子没有了。不过这些他不在乎，没有了就算了。最叫他烦恼的，是屋顶漏了，墙壁裂了，地砖碎了，没钱去修补。再就是一年一年地打仗，东西一年一年地贵，日子过得一天一天地紧。还有就是人丁越来越多，这个要这，那个要那，简直掇弄不过来。这二十年之中，他每天照样早出晚归，在打铁炉旁边干活，他老婆周杨氏也每天照样打水、破柴、洗衣、煮饭，跟老铁匠周大夫在世的时候一模一样过日子。周铁的手艺即使说不比周大更高明，也至少是不相上下，他们打出来的活儿，就是再有本领的行家也分不出高低。西门口一带的妇道人家总是挑着、拣着到他东家的铺子里买他打出来的剪刀，就是用了十年也还记得那店铺的名号。周杨氏还是和她做姑娘的时候一样，见人先带笑，又和气、又傻，别人因为她姐姐陈杨氏绰号“钉子”，就替她取了个浑名叫“傻子”。就是旁人有时仗势压她，或者嘲笑她贫穷破落，她也只是笑了一了事。纵然他夫妇是这样手艺高明，贤德出众，可还是一天比一天更受熬煎。

有一桩事，不论陈家、何家都比不上他们，也对他们羡慕得不得了，就是在这二十年之中，他们养了四个孩子，除了第三个是女的之外，其余三个全是男的。别人都说，他们虽然财不旺，可是丁旺。这也算给他们争一口气。还

有人说，这就是周铁一生忠厚的好处。在这上头，别说陈家万利比不上，就是何家应元也输了一筹。如今，这四个孩子全长大了。大儿子周金，今年十九岁，生得矮矮胖胖，浓眉大眼，性格刚强。早两年已经在石井兵工厂做工。活虽然重，工资还算不错，一出身已经比他爹强了。周铁常常摸着自己那又短又硬的络腮胡子笑着说：“我打剪刀，是绣花用的；他造枪炮，是打仗用的。这年头兴打仗，不兴绣花，该他比我赚的多！”二儿子周榕，今年十八岁，中等身材，长着一个高高的鼻子和一对长长的眼睛，性情又稳重、又温和，正在中学里念书，有人说毕了业可以当官儿，周铁也只是半信半疑。大女儿周泉，今年十六岁，也考进了中学了。她长得身长腰细，脸白嘴小，直像画里的美人儿。那时候，女孩子念书是很少的，她能考上中学，那才情已经出众，何况再加上她长得标致，别人都说要不反正，她准能考上个女状元。她的性情和她二哥周榕相像，只是比他更加驯良，更加温柔。周铁夫妇最偏心这个女儿，把她宠爱得像心头一块肉一样。惟有那小儿子周炳，却是一个奇怪的人物。他今年才十二岁，可是长得圆头大眼，身体壮健，已经和他大姐周泉差不多高。凡是见过他一面的人，没有不说他英俊漂亮的。还有人说，要是把他打扮成女孩子装束，他要比他姐姐周泉更加美貌。为了这一桩事，周铁已经很不高兴。他对周杨氏说：“咱们是卖力气的人家，有两只胳膊就够了，要那副脸子干什么！莫非他将来要去当堂倌？莫非他将来要去唱花旦？莫非他将来靠相貌卖钱？莫非他将来靠裙带吃饭？”那绰号“傻子”的周杨氏拿眼睛望着地，许久没有开腔，后来才慢慢地说道：“他年纪还小，你怎么就看准他没有大用？人养儿子都望他俊，哪有望他丑的！长得丑，不见得都有出息；长得俊，也不能说都没出息呀！”她话虽这么讲，可是暗地里也替周炳担心。因为一年之前，他还在小学校里念书的时候，就不肯好好地用心上学。他既不是逃学，也不是偷懒，更不是顽皮淘气，打架闹事。他也和别的孩子一样，天天上课，堂堂听讲，可是总像心不在焉的样子，听了一截，忘了一截，成绩老落在别人后面。街坊邻里，师长同学，兄弟姊妹，亲朋戚友，都异口同声地说周炳是天生笨拙，悟性不高。还有人十分感慨地叹息道：“想不到他长得那么俊俏，却配上这么一副资质！难怪人说长皮不长肉，中看不中吃！这才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呢！”周杨氏听了，很不服气。有一天，她背着大家把周炳叫到跟前，紧紧地搂着他问道：

“好儿子，你身上什么地方觉着不自在么？”

他摇摇头说：“没有。”

娘又问：“你的记性很坏么？”

他又摇摇头说：“不。我的记性可好哪！”

周杨氏拿指头点了一点他的前额，说：“别吹。老师教的你都听得懂么？”

周炳听见妈妈这样问，倒诧异起来了。他用惊疑不定的眼光打量着周杨



氏，说：“全懂得。我又不是傻子，怎么能不懂呢？”

周杨氏笑了。笑了一会儿，就接着问道：“要是这样，为什么老师教的功课你全记不住？”

周炳变得犹豫不安起来，回不上话了。歇了一阵子，他才自言自语地说：“记不住就是记不住。谁还知道为什么记不住呢？”

妈妈突然严肃起来了。她说：“好的孩子什么时候都不扯谎。”

周炳的漂亮的小脸蛋全变红了。眼睛呆呆地望着他娘不动，眼珠子里的光泽都变哑了，变迟滞了。妈妈瞧他这情景，知道他没有扯谎，就开导他道：“你想想看，总有个缘故的。你身上又不是不自在，记性又不是没有，听又不是听不懂，可你功课总是记不住，倒说是没有缘故，人家不把你当傻子看待？”周炳歪倒在娘的怀里，用小手轻轻拍着娘的脊背，好大一阵子没有做声。后来，他突然挣脱了娘的胳膊，跑到神厅外面去。不一会儿又跑回来，在娘的耳朵边悄悄说道：

“老师讲的课不好听！”

周杨氏打算问问他为什么不好听，哪一句不好听，他早就一溜烟跑掉了。她只好一个人坐着叹气。她十分可怜自己的小儿子周炳，觉着他这么一副好模样，原不该配上这么一副傻心眼，真是可惜。又想到为了这副傻性子，不知要吃多少的亏。越想越心疼，不知不觉就流下了眼泪来。过了几天，她瞅着旁边没别人，就又问起周炳功课的事。周炳这回胆子大了一点，见娘问，就说了：

“老师说世界上最蠢的东西是梅花鹿跟猪。猪是蠢了。梅花鹿怎么能蠢呢？梅花鹿不是世界上最聪明、最伶俐的么？”

周杨氏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说道：“乖儿子呵，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管你念书，管那梅花鹿干什么？它蠢也好，不蠢也好，与你什么相干？你去跟它打抱不平，呆不呆？傻不傻？老师既是这么说了，想必是有点来由的，你只管听着就对了！”

周炳接着又说：“还不光是梅花鹿呢！后来老师又说，世界上不念书的人都是愚蠢的。这越发不像话了！妈你说，爸爸、大哥跟你，你们都是没有念过书的，可怎么能说你们愚蠢呢？”

周杨氏当真恼了。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道：“嘻，傻小子！你尽管说这些疯话干什么？你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明白过来呵！书上说的归书上说的，咱们做人归咱们做人。人家又没有指名道姓，你动不动就东拉西扯地胡缠些什么？就任凭人家骂两句蠢，那又有什么？咱们不是蠢么？不蠢又怎么会穷？”

这几年，铁匠周铁觉着日子挺不好过，柴米油盐，整天把心肝都操烂了，又听说出了这么一个糊涂儿子，一点不通人情，就和周杨氏商量道：“反正两个做工的养不活三个念书的。阿金也大了，还没有置家，老这么下去也不是法子。阿炳看样子也不像个知书识墨的人，索性不念那些屎片了，跟我打铁去

吧！”事情就这么决定下来。周炳退了学，每天跟着周铁上那间正岐利剪刀铺子当学徒去了。

三家巷里，住在周家紧隔壁的陈万利家，这二十年来也有了很大的变动。陈万利发了很大的洋财。他本人如今再不是什么摊贩小商，而是堂堂的万利进出口公司总经理。他的公司到底经营一些什么项目，连他的紧隔壁邻居、他的连襟周铁都说不上来。说到他是怎么发起洋财来的，他如今到底有多少家财，那全是永远不会揭开的谜。有人赌咒说他的发财和私运鸦片有关，另外有人甚至有证据可以判断他的发财和一个因为“欧战”回国的“红毛”商人有关。可是陈万利本人根本否认他曾经发过什么财，并且常常嚷着他的进出口公司是一桩赔钱生意。总之，那是一个真正的谜。别人只能私下议论，而哪种议论都有道理，都不能证实。大家亲眼看见的，就是陈家的吃用慢慢讲究起来，穿戴也慢慢讲究起来。后来，用的使妈也加多了。再后来，把他家另一边紧隔壁的房子也买下来了。而最后，把两幢平房都拆掉，在原来的地址上面建筑起一座三层楼、最新式的洋房来。到这时候，人们不再发什么议论了，他们只是拿陈杨氏那“钉子”跟周杨氏那“傻子”两姊妹做比较，感慨不已地说：“当年要论人才，谁能不挑二姐？可是，人都是人，一个就上了天，一个就下了地。这真是同人不同命，同伞不同柄！”

不过，倘若说陈万利从此再没有什么烦恼了，那也不是公平之论。他是有美中不足之处的，那就是他夫妻俩养女儿太多，儿子太少。这二十年来，他们养了五个孩子，竟有四个都是女儿。大女儿陈文英，今年二十一岁，已经出嫁给香山县一个地主的儿子，叫张子豪的。大儿子陈文雄，今年十八岁，和他姐夫张子豪，和他隔壁周家的二儿子周榕，都是同一间中学里的同班同学。第三个孩子养下来，父母指望它是个男的，而她自己却长成个女的。陈万利给他二姑娘取了个吉利的名字，叫陈文娣，是要她必须带一个弟弟来的意思。她如今十五岁，也跟她大哥一道上中学。第四个孩子生下来，还是个女的。陈万利很不高兴，就给这位三姑娘取个名字，叫陈文婕，是“截”止再生女孩子的意思，今年也有十三岁。谁知截也截不住，第五个孩子生下来，又赫然是个女的。陈万利生气极了，就给这位四姑娘取个气势汹汹的名字，叫做陈文婷，是命令所有的女儿“停”止前来的意思。但是这么一停，就连什么都停掉，陈杨氏再也没有生养。在这上面，看来他是非输给周铁不可了。也许别人对于有钱的人心存妒忌，也许别人对于有钱的人爱开点玩笑，在陈万利觉着烦恼的问题上，还传出点闲言闲语。人们都爱传陈家的使妈跟主人陈万利的暧昧关系，也有当风流韵事传的，也有当为非作歹传的。还有人言之凿凿地传说某年、某月、某日，陈家的使妈阿发到香港去养孩子，不幸又养了个女的，就立刻送了给育婴堂。要是养下男的，陈万利就要光明正大地收阿发做姨太太云云，简直说得“像煞有介事”。对于这种不负责任的流言蜚语，陈万利并不放在心上。

他想谁也没有赃证，说说不妨事，也就一笑置之了。

此外，住在三家巷里的，还有一家何家，就是何五爷何应元他家。这二十年，他家也发得很厉害。有人细细给他算过一本家账，算出他比陈家还有钱，不是多一两千、一两万，而是多得多。陈家的发迹是暗的，何家的发迹是明的。何家老太爷在世当狱卒的时候，据说就曾经干过一桩也许跟阴鹭有关的事情而发了大财。何应元本身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出来办税务；往后在大灾荒的年头，又出来办赈济。这都是社会公认的肥缺。在这上面得到点好处，任何人都会认为理所当然。不久，他就收买了他旁边的一幢房子。又不久，他又收买了另外一幢。这样，他就和陈万利家变成了紧贴的近邻，而三家巷的六幢房屋，他家独占了三幢，也就是独占了半条三家巷了。除此以外，他又在广州城里和西关的热闹繁盛街道里，添置了许多产业，据说到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他拥有的大小房屋店铺一共有三十几幢之多。他曾经请许多风水、阴阳先生来仔细商议，都说他的好房子虽多，却没有一处比得上三家巷的祖居，因此他就在三家巷定居下来。他不喜欢洋楼，就把三家巷的三幢平房拆掉了，另外起了一座三边过、三进深，水磨青砖，纯粹官家样式的“古老大屋”，全家居住。其实这城里的房屋，也还算不得什么。据跟他算过细账的人说，何五爷在乡下置下的田地，那才是真正的家财。离城四十里，那儿就是他的乡下震南村。别的地方不算，光震南村的土地，就有一半是归在何福荫堂名下，也就是说，归何应元个人所有的。他娶头一个太太何胡氏的时候，那胡氏也是震南村人，一个十足的村妇，就因为有一十二亩田做嫁妆，当初老太爷何小二才做了这门亲的。谁知她的八字生得那么正，竟把半条震南村的田地，不管原来属于哪一姓、哪一房的，一起带进了何应元家。可惜的是，何胡氏虽然能带田地来，却不能带儿女来，过门八年还没生育。到一千九百零一年，何应元娶了一个广西小商人的十六岁的女儿白氏做姨太太，第二年就生了一个儿子，叫何守仁，如今十七岁。以后两房又都不生养。到一千九百一十一年，何应元着了急，又娶了一个人家的十六岁的丫头杜氏做三姨太太。说也奇怪，他娶了三姨太太之后的一年，那十八年没生育的正室何胡氏竟然头胎生下个男孩子，叫何守义，今年七岁。距今两年之前，三姨太太何杜氏又生了个女儿，叫何守礼。到这个时候，何应元才算放下一桩心事。因为在少年的时候，他就听到一种轮回报应的迷信传说，按那传说来推测，他们何家是应该断绝后嗣，灭了香灯烟火的。几十年来，他昼夜担心这件事。如今看来，那轮回报应的迷信传说，毕竟是虚妄无稽，不足置信的。他十分得意地自己对自己说道：

“我姓何的比那糊涂人周铁，虽然还比不上，那不过应了一句古话，叫做庸人多厚福！他三个儿子，我才两个。可是比那吃人不吐骨头的陈万利，我却还是绰绰有余的。这口气也算争回来了！”

